

遇见·石化之美

朝阳  
足音

## 大河入梦

飞雁滩掠影。王国章 摄

李英

我试着藏起呼吸,因为在黄河面前我是如此渺小。它从遥远的高原走来,带着雪的清冷,带着泥土和黄沙,带着一些种子的梦,浩浩汤汤,由此入海。她有很多故事,要说给我听。

## 流淌

她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出发的时候,还是一泓清泉,就像不更事的少女,对前面的路充满了幻想和期盼,走过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,欣赏着点缀着各色野花的“五花草甸”,戴上风毛菊、垂头菊、金莲花编成的花环。花朵像星星,像画布上的高饱和度色彩,少女的梦想开始五彩斑斓。蜜汁一样的泉水滋养着土地上的生灵,一些美丽的小动物时隐时现,一汪汪泉眼似明珠点缀在绿草甸上。少女的天真如昆仑上的雪,她轻轻雀跃,无忧无虑地向黄土高原奔流。

远离家乡的她,是有些惆怅的。黄土高原千沟万壑,辽远苍茫,一些沙土在西北风劲吹的时候变成了诗句,滑进了少女心里。风沙像砂纸一样打磨着少女光滑的脸颊,她的脸上开始有一些沟壑。一道道山梁、一道道沟,黄土高原打开了历史,要把千百年大地的委屈说给她听。她就这样静静听着,她知道,这位老人经历了沧桑巨变,她把温和天真化作了九曲回肠。在辽远的、凄美的、悲壮的地球上,一首首苍凉、宏壮而沉郁的信天游从心中涌出。把岁月装上,把黄土装上,把种子装上,把一些人的愿望也装上,于是大河装满心思继续前行。

百转千回,画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,她在高低之间跳跃,在山谷间奔腾。当地势越来越平缓的时候,她走不动了,前面就是大海了,就趁现在小憩一会儿,把所有未曾说出的话一股脑倒出来。每一粒沙都是一个灵魂,她等了很久很久,终于给每个灵魂找到了一个家,才孤独地迈向大海。

古籍有载:“黄河斗水,泥居其七。”守着

因泥沙厚重得名的这条大河,站在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,四野芦苇葳蕤茂密,暮色下,我像大河一样孤独。

儿时,莫名喜欢河水留下的沙土,它带着黄土高原的泪痕,也许它已经过了许多世,或许来自商周和唐宋。有水的时候这些沙与水相依,眷眷浅浅,我喜欢脱下鞋子,感受沙地的温柔。沙粒与脚底碰撞的时候,轻微的触感从脚底慢慢到达心里,有一丝温热,有一丝疼痛,仿佛有一根细细的鞭子抽打着年少的我。

那时总在想,为何我的脚很难在上面留下脚印?于是折下一根芦苇,刻了一些简单的图案。当我过些日子再去查看时,印记消失了,那里又还原成了干净的画布。是水掩藏了一切,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,仿佛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世界。

## 扎根

当乘列车经过广袤的黄土高原时,我发现那里的植被跟我身处的大河尾闾极为相似,我想要的旅行的陌生感荡然无存。原来种子们早已随着大河一路流淌,一路生长,直到海水和淡水的交界处。

也许种子们早就渴望这样的旅行。大河的脚力可比风强多了,它们的生命在季节的轮回里不断重生,它们没有各自的名字,所有的芦苇都叫芦苇,所有的稗草都叫稗草,但它们会在每次重生时复刻上一段的记忆。它们从新石器时代而来,经过商周和唐宋,在一个偶然的春天,选择跟河水一起走,到哪里不知道,终归哪里不知道。

河流速度减慢的时候,它们停了下来,抓住岸边的泥土,启动了新土地上的第一次萌芽。一枝芽朝向天空,一枝芽扎进土里,化作根,咬住了岁月。有些根在春天,悄悄地划破致密的沙土地,探出了锋利的牙尖。这些植物在大地上密织了一张网,网住了流连的小鸟和野兔。苇荡就是自由的代名词,不见人迹,啁啾啾啾,蹦蹦跳跳,好不快乐。

狐狸,也来过,野鸭、白鹭、猫头鹰,各自占据了一片领地。天地足够大,所有的生灵

都有了家,也有了根。

还有一些灵魂是沿着海岸而来的。一入秋,当大地溢满秋天的喜悦并释放一些悲悯的时候,一种红色的植物就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开始燃烧,有时还会“烧”到海滩上。

明亮的黄和耀眼的红,交织着,彼此鼓着劲,赛跑一样进入眼睛。大河与渤海激情碰撞,远古的泥土和灵魂早就等待着这释放的声音。

还有一些颜色,是要用眼睛寻找的,比如垦荒的人们种下了果树、水稻和玉米,养起了大闸蟹、对虾和海参。他们刚来时还面带土色,播下了一些种子,然后忧伤地等待,因为不知道大地能不能给他们回报。这片土地终究还是丰饶的,给了他们留下来的勇气和力量。粮食填满了胃,让一张张面庞有了赤色,于是他们像小鸟一样,筑起了一个个小小的巢,靠着勤劳的双手变幻出了更多的色彩……

## 寻找

还有一些人,他们是为了找寻宝藏而来。他们衣衫简朴,满面焦灼,眼睛里的光像星星一样闪耀,苦苦寻找一种叫作石油的东西。

油在哪里,没人知道。人的眼睛穿不透地层,他们多渴望自己像孙悟空一样火眼金睛。可是没有奇迹发生,一日复一日地寻找,蓬勃的植被割得皮肤生疼,太阳让人无处躲藏,大风卷着黄沙,把脸打磨得像砂纸一样,蚊子成群结队,汹涌而至,恨不能让人倒下和退却。可是能不能退?

最荒的地方,也是石油最可能埋藏的地方,既然来了,就不能无功而返。

一口井,两口井,直到打到第八口井,他们发现了卡在牙轮钻头上的一颗油砂,亿年前埋下的宝藏苏醒了。好消息长了翅膀,飞向了祖国的心脏,一声春雷粉碎了中国华北无油论。好消息吹响了号角,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带着青春的懵懂踏进了这片荒芜的土地,一场声势浩大、影响深远的石油大会战就此展开。

找油、钻探、作业、基础建设,每支队伍都

有每支队伍的苦。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里,风是常客,“这儿很少刮风,一年刮两次,一次刮半年”。四处是风,逃也逃不掉。

天冷的时候,风像刀子,一刀一刀地刮在脸上、手上。疼痛一阵阵敲击着心脏,意志的弦必须绷紧,否则人就会被击垮。一旦停下、倒下,痛苦就会不断扩大,心底的防线就会被彻底击碎。所以,再苦再难,都得往前冲。

打水井是来不及的,而地下多半也是苦咸的盐碱水,芦苇荡里四处都是浅浅的水泡子。“刚来时,就是吃这呀。”母亲的眼里起了一层雾气。她的腿因为寒天里下稻田,已经严重变形,腰背已经佝偻,磨人的疼痛让她常常夜里睡不着,每走一步都是蹒跚而行。

男人苦,他们的苦在井场。严寒酷暑、蚊虫肆虐,机械化程度低,靠的就是男人们的一身力气。女人也苦,她们的苦在田里、在家里,为了让职工们吃上饭,女人们开荒种水田,在冰冷的水中插秧、除草,以身体的代价换回稻谷的丰收。还有些时候,她们削芦苇、柳条,去附近的农田拾荒。一切是零,从零开始的日子,就像无根的漂萍。忙碌,格外忙碌,为了地下的石油,他们拼尽了力气,交付了身体和生命的全部。

来自黄土高原的沙还在沉睡,它睡得很安详,它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秘密,地下的事情交给石油人吧。芦苇继续潜行,小鸟继续筑巢,一阵风来,鸟巢若隐若现,芦苇荡便有了浩荡之势。野兔披着黄色的外衣,突然出现在视野里,奔跑停停,耳朵转动着,警醒着,生怕危险降临。有时候只是一阵风,从东头蹿到了西头,它飞快地跑远了,很快不见了踪迹。

最开始来的年轻人头发白了,牙齿掉了,他们又把孩子送到了这里。大船没了,船工就走不了,就披上这火一样的衣裳,继续赶路吧,让这片丰饶的土地继续歌唱,让刺透地层的钻机继续探寻。

某些月夜,梦里植物在生长呀,鸟儿在飞,大河入海,宁静安详……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## 川行散记(四)

张迎亚

白露这天,乘坐睽违多年的K字头绿皮车,我再度南下。

我是在2013年初次踏入达州的。那时,川渝地区的高铁网络远没有如今这般发达,绿皮车依然是人们长途旅行的主要选择之一。我也习惯了栖身于这缓慢移动的铁盒一角,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缓缓前行。从坦荡无垠的华北平原出发,绿皮车载着我穿越了起伏的伏牛山脉,经过了秦岭的崇山峻岭,最终抵达了四川盆地边缘那连绵的丘陵地带。

2017年,我彻底告别达州,绿皮车也随之在生命中消失,直至这一次始发于沈阳的K385次列车穿越了20个小时1350公里的征尘滚滚,在破旧狭小的鹤壁火车站停靠。

邻铺是一位地道的成都阿姨,她一边津津有味地享用着一桶重庆小面,一边询问我的目的地,声音里带着川渝人特有的热情和直爽。

这一程慢旅行,就此开启。

车慢,视觉首先就慢。在大片大片望不到边的田野上,谷子、高粱、玉米与花生等秋庄稼正贪婪地汲取着冬小麦播种前大地最后的馈赠,那肥沃的土壤和湿润的地气滋养着它们。

城市、村镇之间,由绵延不绝的铁轨和枕木相连,小站时不时地飞速掠过。不论那站有多么荒芜寂寥,总有一位穿蓝制服、披黄马甲、戴红

## 慢火车

帽子的人,雕塑般伫立于岗亭之下或站台之上,被晒得透了,眺望着无尽的远方。

听觉,却敏锐起来。天南地北的人们聚在一起,讨论着气候差异,盘算着“几点出河南”“几点进陕西”,也会发出“我这辈子……”的深深慨叹。当然,火车慢而悠然的行进,最易勾起的,还是关于“人生到处”的话题;有人羡慕着他“乘风好去,长空万里,直下看山河”,足迹遍布林芝、甘孜、拉萨、西宁;有人则风轻云淡、波澜不惊,直言“去一次就行”。

——还没到的,望眼欲穿、千思万想;已归来的,繁华落尽,日子的脉络,重新清晰。几乎是下意识地,东坡的那首《观潮》浮现于脑海: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

旅程漫长,盒饭车、零食车、饮料车伴着“收腿啊”“慢回身”“别碰到”的吆喝,一遍遍巡游。成了人们消磨时间的另一种方式。有的男人,被同行的妻子照料得无比周到,榨菜、熟肉、黏玉米、黄面馍馍……声势浩大地摆了一桌,连吃根黄瓜,都有人递上一罐稠而喷香的甜面酱。有的男人孤身上路,各方面的“配置”就没这么豪华了,却也吃得恣意纵横、活色生香。

当列车缓缓驶入豫陕交界的地带时,一群操着浓浓乡音的人呼朋引伴,在车门附近的吸烟区暂时搭建起了他们的小天地。自带的食物

等各色吃食与现买的白酒,被随意地堆放在脚边。他们席地而坐,畅快开怀,笑声和酒香弥漫在这小小的角色。

酒足饭饱,聊天的兴致便上来了。话题从自家“老香了”的酱如何精心酿制,到谁家的孩子“考研了”“挣钱了”“当上领导了”,再到异乡深夜小旅店里,“半斤白+两瓶啤”下肚后的那份浓烈与落寞。

味道,也同时升腾起来:泡面的油味、豆干的卤味、咸鸭蛋配火腿肠的腻味,夹杂着似有若无的酒精味……不同的气味交融激荡,带着芒刺,又暖烘烘的,钻进每一个从旁经过的旅客的鼻孔。尽管这几位旅人龟缩在偌大列车的一隅,偶尔会引起旁人的侧目或低声品评,但又都无一例外地,得到理解和包容。

四面八方的人,还在随着列车不断地到站与出站,不断地上下下,这潇洒又克制的聚餐,也终告结束。哥几个当中较为清醒的那位,不忘在最后打扫杯盘狼藉的现场,一切重归安宁、洁净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当晚霞渐渐变淡,夜,随之来临。大白天穿梭不停的列车员,神经更为紧绷,每次进站前20分钟,就要快速而细致地把或深度沉睡,或恹恹欲睡的旅客拽回到现实。“灵宝哈!”“华山哈!”“别睡了哈!”“那边下哈!”……他们一边力道适中地拍打床铺,一边勤谨不已地声声提醒着,声音洪亮,又不失温和。

绿皮车,从未消失过。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## 诗歌

## 一封信

齐帆

四季更迭,要给时光写信  
问候二十四个节气  
也问候过去和未来的自己  
要向忙碌的工友致敬  
向工厂的凉水塔、每一台机器、每一列煤车致敬

工厂的交响乐里  
谁在唱一首青春之歌  
满含深情,翻阅时光  
走过工厂的每一条路

告别工厂  
时光转折处,一棵树可以回答  
所有的路过

(作者来自齐鲁石化)



## 人间烟火

## 一冬白菜一冬情

雒伟

初冬时节,百卉凋残。爷爷的菜园子里只剩下一方白菜,挨挨挤挤,一片葱郁。  
西北风吹得紧了,寒霜凝结成冰。这方白菜也到了起苗的时候。所谓“起”,便是将白菜连根带泥拔出来。

我家屋后是一片果园,果园里有一个两米见方的菜窖。菜窖向阳的坑面又挖进去一个洞,形似西北地区的窑洞。爷爷将那些精挑细选、长得饱满坚实的白菜移栽到这个洞里,一棵白菜一个坑,一棵紧挨着另一棵,湿润的泥土继续滋养着鲜嫩的白菜。这样,一整个冬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白菜。

菜窖里,还整整齐齐埋藏着洋芋和萝卜,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家过冬的“老三样”,但白菜是主角,餐餐顿顿必不可少。

其余的白菜,留出十来棵以备一家人早晚食用;剩下的,爷爷会交给奶奶腌酸菜。奶奶总会麻利地剥去白菜表层的干叶,切除菜根,然后从中间一劈两半,再各切一刀,一棵白菜瞬间变成了四块。很快,厨房的案板上就垒出了一座小山,白如碧玉,绿似翡翠。切开的一块块白菜依旧紧紧叠抱,外多青绿,内色鲜黄。渗出的汁液鲜嫩无比,散发着淡淡清香,真是诱人。

腌酸菜有专门的缸,那是爷爷置办下的家当。奶奶沿着缸底一圈圈码放白菜,一块挤压着另一块,不留一点儿空隙。每码完一层,便均匀地撒上一把盐,还有些许花椒粒。就这样,一层白菜一把盐,撑开双手压瓷实,再码上一层。

白菜在奶奶娴熟的重复操作下慢慢冒出了缸沿,于是,爷爷找出了那块斑驳的压菜石,顺势压上去,再扣上一个盆。接下来,便可静等时光发酵。

冬日里,这是我家餐桌上最好吃的开胃菜,能让不爱吃米饭的我,吃上两大碗。

奶奶在世时,我们常夸她厨艺好。她能将一棵白菜做出不同口味的家常菜肴,诸如:土豆白菜炒粉条、醋溜白菜、酸辣白菜、白菜炖豆腐、凉拌白菜心、暖锅涮白菜。有时,她怕我们吃腻了,更是变着花样做。摘下白菜的嫩叶子乱刀剁碎,烙成白菜饼子或者蒸一锅菜团子,蘸着蒜泥辣椒油调拌的醋汁子,香气扑鼻,滋味更浓。

还有她做的土豆白菜炒粉条,害怕粉条粘锅,一边炒一边沿着锅边滴几滴水。尤其是加了半勺猪油烹炒的,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香。那时候,大多数人家只有过年才会吃上猪肉,平日里是舍不得买的,就连猪油炒菜也是极其奢侈的事。锅里的每一片白菜都充分吸收了猪油的芳香,吃起来一股子肉味,特别解馋。素菜便也成了荤菜,这是我童年吃过的美味珍馐,也总吃得比平时多一些。

奶奶担心我不够吃,常将她碗里的菜拨给我一些,又拨一些。很多时候,她还会舀出一碗菜,专门给我留着。“碎(小)娃儿长身体哩,饿得快!”记忆里,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那些年,奶奶总能将白菜、洋芋、萝卜变成一道道美味,从数九寒天一直到春暖花开,搭配安排得恰到好处,一家人也因此不曾饿过肚子。

如今,白菜在我家依旧独享一席之地。不知从何时起,母亲腌出来的酸菜味道几乎和奶奶一模一样,只不过多了一点红小米椒颜色。其他的炒、拌、炝、熘、白白菜,也都各有其味,样样鲜美诱人。土豆白菜炒粉条也变成了猪肉白菜炒粉条,荤素搭配,清香美味、甘甜怡人。

天寒地冻之日,白菜总能带给我们一方小小的温暖。岁月缱绻,温暖如初,多么像是味蕾记忆里的“白月光”。白菜里藏着一种特殊的情怀,舒心暖胃,百吃不厌。

(作者来自中天合创)